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范宜勳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建官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疏曰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况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脩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

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

令門下掌封駮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於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鄒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内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

是以来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状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為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

覆奏尚書施行凡内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按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着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録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絶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

省欲以封駮中書省録黄樞密院録白恐有未當若今舉職則須日有駮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駮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駮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内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駮正則為反復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臣

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為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駮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

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為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脩改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為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脩正

光又上疏曰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除利害此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古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

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令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

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上者直奏

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

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

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鑿限若有稽違即行糾劾即

委的有事故結絶未得者申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

丞即更改條法或奏請得旨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

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

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

闕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絶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

光又疏曰臣於去年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

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来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為兵不復用雖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隳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

則一縣之將也熈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千為一將别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

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臣目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

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爲朝廷旰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宗以来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縁邊及諸路屯駐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鬬習山川自置將官以来苟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

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准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禄凡將官之設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

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騶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

光為左僕射時上疏曰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專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為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吏

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内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増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

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監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禄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

元元困窮於國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寛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寛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聞去草者絶其本救水者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蘓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

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
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
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歷差遣所至有政
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
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
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
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
妄有耗散即乞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

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糴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兊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歷及管勾不辦即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

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盗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盗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盗强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盗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住滯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盗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

益如此則監司廵歴管勾職事簡要易爲辦集

右正言朱光庭上奏曰臣等伏覩三月十八日聖㫖職事官許帶職内尚書侯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踰月于兹反復思之不得其義多士紛紛之説不可勝紀聊採十説以陳於前惟陛下垂聽幸甚説者曰立爲此法庶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令帶出臣以謂爲中書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

於臣下寵光亦異今既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善遷廼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自尚書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耶與待制則無以别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如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職矣此不可三

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爲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爲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爲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合爲侍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侍制則爲降官與直學士則爲亂法舊制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轉侍制者今爲中丞一年方得侍制是今中丞反輕於前日之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

今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為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為美遷令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人亦輕於前日之制誥也又既為中書舍人以典制誥為職事其於侍從最為親近豈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衆材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為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器混淆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来以寄禄

官為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為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為叙遷之官故吏以帶職為寵官制以後以階為寄祿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為重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術中者惟名與器而已故美官重器必使有

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為榮為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以茍得自矜而髙材以同受為恥矣此不可九也待制職備顧問非學術該通議論雅正誰宜為之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世人人皆以為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謡以玩陛下名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脩明法度齊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以並行伏望聖

慈特詔輔臣別加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庶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將來而可久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才者並用則職脩而事治才者不用則事紊而職廢才否並用則政事之不治者常半今之士大夫列於版籍者可謂至冗矣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舉天下之員闕不足以充入仕之人

故吏部左右選用闕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大率一年以上選人須及二年以上或三年而闕次之遠者莫如選人大抵一官之闕在任與夫已授而又擬之者凡三人故自得替如不該移令待試法之中否須近一年而後擬呈已擬差必待闕三年而後就職七年之間方成一任京朝官待次幾一年而後得差遣待闕一年然後就職五年之間方成一任以常人言之三十而仕又十五而改官至七十而致政共成七任耳又況二十未必仕

仕者未必皆至七十而又有不幸私故陷於吏議年雖及之未必滿七任也故舉天下之士大夫其才可以治事不至曠職者未必及半就令及半居閒之日常多而治事之日常少此天下之郡縣所以不治閭井之民未純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臣以為欲郡縣之治在夫才者居職欲才者居職在乎使其居閒之日少欲其居閒之日少在乎清入仕之源竊觀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自武

職入流者凡三武舉補蔭與夫百司胥史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史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何以言之為進士者自十年就學加之十年而後能治經閱史綴緝文詞又加之十年而後能問學通博成就其志其學可謂勞矣及夫有司試之必擇其明達義理而稍工文詞者方得薦送又求其尤者始預禮部之選又加廷試而後賜第擇之可謂至詳矣三年一取士舉天下學者羣試於有司亡慮數萬人而賜第者

僅五百人取之可謂至艱矣彼貴遊子弟恃其父兄之蔭補類多驕惰不學僅通經義稍成文詞者則必中選就令屢試不中年及三十亦得出仕其睎進士篤志講學趣操自立宜有間矣百司胥史主行文書積年寡過例該祿仕又豪右之家以貲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奬薦之所不及彼固分甘自處於卑賤之地豈復有奮勵之意其睎補蔭子弟聞父兄之教少壯就官有向進之心宜有間矣由此觀之計才量行可

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史不如補廕補廕不如進士理之必然也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凡五等其最濫者但曾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其就廷試則試題平易字數減少有司考校又加寛假但粗成文理不至甚紕繆者皆置第四等以上未滿七十者即更不須保任便許出官昨元豐八年特奏名係第四等以上者四百餘人可謂冗矣夫進士自秋試至省殿二處考校僅取五百其間尚容倖得又況偶獲一薦累試見黜年髙

才耗學術忘廢其比進士實固相逺而又五路學者鮮少取人數寛但獲一薦雖不事學坐待及三十年便該仕禄大率多年五六十以上既就仕官誰肯舉薦夫以血氣衰耗有苟得之心薦舉不及無向進之意其能精明治事廉潔自守者十無一二智識才力方之進士固有間矣夫以特奏得官與夫補蔭流外之人學術才行皆不足以方進士而又仕之數常多於賜第之人並趨吏部吏部按格不計入流清濁才行高下但以到部先

後注擬授差遣以此待次者常至七八百人注擬二年以上員闕故負才可用之人率為特奏名得官與夫資蔭胥史之流冗占壅滯比肩待闕居閒之日多而治事之日少者常以此也不清其源欲官之不濫才者之獲進不可得也臣以為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蔭胥史是也竊聞嘉祐四年以後係特奏名者纔數十人自治平至熙寧三年止有百餘人自熙寧六年至今每次推恩入仕不減四五

百人臣欲乞參酌祖宗故事須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
計若干舉方許就省試實得文解及經殿試若干舉方
許就殿試其就殿試文理稍優者方得充四等以上每
等限定人數不過若干人其在四等外者不理選限其
曾預一薦雖及三十年不在推恩之限蓋累曾取到文
解或經殿試即須稍有文學不至空踈四等以上限以
人數則有司所取不至冗濫如此則稍可以革特奏之
弊矣臣又見廣南攝官取本路曾預兩薦者權攝簿尉

一任無過遂行正校雖曰優假遠方士人然僥倖太過若量加舉數即可以損入流之冗矣臣以為古人之仕者世祿蓋使為之後者一人世焉祿廩之而已矣詩人之所譏謂棄賢者之後絶功臣之世今之寄祿官自大夫以上初升大夫即奏補子弟一人其後兩經郊恩與致仕之日皆許奏廕其為大夫以上歲月深久往往奏薦多至數人夫廉謹無過積日敘遷而為大夫者未必有功而賢者也官其子弟一二人以寵其後固已厚矣

臣欲乞自兩省兩制以下至大夫奏補之數宜加裁減限以多少則可以革資蔭之濫矣百司胥史積勤累日大率須及二十餘年方得出仕惟三省人吏最為優幸每以檢點諸處文書酬奬減年出官最速其不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郡守宜加裁抑使無過厚則可以損雜流之弊矣四弊既損則入仕之源清而才行可用者不久於待闕不久於待闕則治事之日多而職業無不舉矣臣聞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今若捐虛授之禄以養

害民之吏姑息不才之士以妨有才之進豈爲民設官之意耶願陛下明詔有司講求官冗之弊澄清入仕之源以幸天下實非小補

知慶州范純仁上奏曰臣昨准兵部相度欲乞應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序相壓其城寨等管轄蕃官即依舊在本轄漢官之下詔依兵部所乞契勘諸路蕃官不繫官職高卑久例並在漢官之下此所以尊中國而制外蕃也行之永久人情安熟雖蕃官之甚黠狡者亦

不敢有覬望等輩之心蓋分義體勢不得不然上下遵承自無爭較況蕃官職名雖高只是管幹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須從漢官彈壓理斷及戰鬬亦並用漢官使臣統制驅策故於平日必使名分相殊體勢相異則緩急之際不失統御令若無故忽更舊制悉依漢官之法便與不相統轄之官依品序位即邉上使臣及京職官當在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而沿邉將副使臣纔過替移或於它處出入相值坐席相同便合在舊蕃

官之下人情之間豈能堪此況外蕃之性驍勇尚氣當務裁抑驕慢之心豈可輙啟契勘緣邊使臣任滿多是就擬鄰近城寨差遣它日或再相統攝即漢官使臣中必有懥憤報怨之人而蕃酋之徒既以等輩自處必生嫌恨致統制官司煩於處置開端生事為害不小防微杜漸實在於此伏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諸路蕃官各依久例不得與漢官敘班並在漢官之下所貴不失中國外蕃尊卑之限絶蕃酋驕慢覬望之心統制有常不

為後患
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奏曰臣伏覩先朝復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欲其分治職事悉如唐制臣竊以尚書省吏部典選户部掌邦計刑部主國法此三部最為重而侍郎郎中員外多不久任遷轉頻數未熟本部職事已見遷改必致胥吏乘間作弊行遣迂滞臣欲乞三部郎中員外須令並滿四年理為兩任逐任與升資序立為定制經久遵行内吏部户部司封司勲考功度支

金倉部亦須再任與逐任升資上件三部郎官佐本部長官主判逐曹任官材掌邦計主國法皆是國之重事伏望聖慈詳察早賜施行

開封府推官畢仲游上言曰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寛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

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决大策以階寄祿而脩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審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

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

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䕃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黄錄符牒關刺由上

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決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憚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禄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廕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

品正矣事大而緩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於期會脩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仲游又上言曰道不足以通庶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舜之德賞延於世可延之賞也文王

之政仕者世禄可世之禄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禄可世而世之則無猥多之患自漢以来捨其賞延世禄之説而不達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為天下之大慮昔唐太宗省内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蓋太祖太宗之時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司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為取士之門

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千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耶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為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為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殆非歲數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於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絶望於蔭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為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實其試法試而中於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

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患順於人心所利有五不增廕補之期無所觖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於不學而今實其試法則自勸於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為政不病於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絶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廕補凡天下之入仕者皆為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於自試而止取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

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仲游又言曰事不於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有猥并難治而欲䕺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遂返於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或者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亦非治天下之術也昔周制六官其屬三百有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五十五在外之官猶不與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而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

官冗可謂弊矣而本朝之弊則尤甚於漢唐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萬事草創中外之官不足以更代故多為入仕之選以應用而後世不知攺作以適時變反有增而無損故治詞賦者舉進士誦書者為明經五品已上歲得任子而流外雜色之進蓋不可勝計至於今日尚書侍郎左右之選多至數千居家未仕與祿食於四方者倍乎在選之數被代赴選與已選待次又與居家未仕食祿者比而科舉任子益來而不已不知數十年外

官冗之弊將何如邪則救之之方正在探其情而理勝之耳夫予之則喜奪之則怨雖人所不免苟奪之以理亦無可怨者故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則能探其情而理勝之故也今科舉之士雖以文章為業而所習皆治民之說選於十萬人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雖有賢者而驕驁愚憒未知字書之如何而從政者亦甚衆雖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豈能不以為愧而且幸哉然

則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者正今日救冗官之道
夫任子者朝廷所以厚公卿大夫之家而嚴其選者乃
將治民而不可忽選之之法宜比進士加寛而所謂銓
試者則加察或十而取其一或以二十而取其三惟朝
廷之所進退中選者遂比進士而治民不中選者亦足
保妻孥而免於皁隸順於人心其利有五公卿大夫之
子弟皆勸於學其利一也得選士以治民民不告病二
也中選者遂比進士彼之所願三也不中選者少沮而

益勸無甚觖望四也官冗之弊從而可救五也蓋事不於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已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卻返於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而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又非所以憂天下慮後世然則欲治猥并之患為一世之慮奪天下之所喜而要使無甚觖望非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無可為者若明經流外雜色之進則在朝廷斷而罷之勢有不可罷者則十省

其五六不繫今日之輕重也

中書侍郎呂大防上奏曰臣竊覩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為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聦明而濟不及也總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效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来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絶而四遠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

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不才者得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為豈不可懼哉其弊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途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為準備閒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人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

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三年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奬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

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名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安世又上奏曰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名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覩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来新進入

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條名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源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安世為左諫議大夫時上奏曰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煩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掄不容虚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多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来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

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往往啟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黄散以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

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為搶朝僉而重巳權廢公舉而行私恵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来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司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王續堂除管勾左廂軍事奉議郎劉敦夫堂差權河南知録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柬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汩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

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勑三省别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並諸路監司瀕河並邉郡守之類所係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於失職以漸復舊制也

安世又奏曰臣前月十二日上殿具劄子論列堂除之

弊乞詔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指揮以在京寺監主簿等數十處送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闕尚未盡還臣竊謂朝廷之上宜選大吏其餘小者盡可付之有司今堂除之人日益加多差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部之闕日益加少則孤寒之士所得愈艱羈旅留滯動逾歲月此最更張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稍謹堂除之選仍以元豐八年後来取過外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外其餘付之有司

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吏部差注得行必無淹滯

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

曾肇上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於三省詔令所出則自中書審覆駁正則繇門下受而行之則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給事主讀尚書則有左右司郎官受付使之更相彌縫更相可否然後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立政官人舉無過事此祖宗設官分職之本意也蓋三省各有分守不相

侵踰而門下一職近取諸身則為咽喉遠取諸物則為門户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自来舍人不兼給事之職伏見近日給事中封駁中書錄黄三省進呈却令舍人書牘行下臣愚竊恐因此隳壞官制有損治體寖漸不已遂成大弊此臣夙夜熟慮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伏望聖慈戒飭執政大臣謹守神宗所定官制勿使三省屬官得相踰越而中書詔令必由門下方得行出以明職分以正紀綱以為天下後世之法陛下留意毋忽

紹聖元年監察御史蔡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聖旨內藏庫見催索戶部太府寺借欠出豁錢物不少依舊吏不統轄者臣竊見國家分職設局所以舉官治而府藏出納尤宜參互鉤考以檢吏姦臣契勘元豐詳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庫藏項內有內庫拘催交納逐季點算內庫申到納訖官物帳狀抄上勾銷內庫納訖名件之類凡八件格目甚明又太府寺案名稱內藏庫隷右藏案即是舊隷太府非無文據臣甞聞眞宗皇帝謂

王旦曰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顧外廷不知爾臣竊謂既通軍國之用則隸戶部太府寺正其宜也惟禁漏泄見在物數其餘雜務事件如官制格子該載者委有關防不可畧去欲望聖慈省察元豐官制格子等特賜睿旨令內藏庫復隸戶部太府寺所貴百官庶府皆有統帥事歸一體

監察御史龔夬上疏曰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然則先王建官因革不常其來尚矣臣

伏見言事御史自皇祐以來員數不常昨置六察官方推行之初事務繁劇故令專領察事今來按察之法久已就緒在京官司無敢如日前遲者則治察御史其職太簡臣備員臺屬適值兩院闕官兼領六察未見廢闕然則人治兩案俾兼言職自不相廢況元豐三年八年并給聖令察官各兼言事伏望聖慈特賜詳酌令監察御史三員兼掌論議庶幾益廣言路以稱朝廷明目達聰之意

哲宗時尚書右丞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覩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邦寅亮天地然皆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作而行之此三代之明法也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長官共職國政事無不總不專治省事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来先帝脩定官制凡除授臣僚及興革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尚書省施行每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蓋先帝臨御歲久事多親決執政之

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當時為可行今来陛下始初聽政理須責成輔弼况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安危治亂均任其責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維新之政譬如共輿而馳同舟而濟人無異心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伏望聖慈留神省察

劉摯上言曰臣伏覩近降指揮增復館職及職事官並許帶職給諫以上一年帶待制尚書二年帶雜學士臣竊謂國朝舊制庶官之外别加職名所以厲行誼文學

之士髙以備顧問其次與論議典校讎得之為榮選擇尤慎自元豐中脩三省寺監之制其職並罷滿歲補外然後加恩兼職常視治行優劣以為厚薄除三館並歸秘書省為職事官外有直龍圖閣省郎寺監長貳補外或領監司帥臣則除之待制雜學士職給諫以上補外則除之亦繫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今盡復館閣而薦試之法未立校讎之職無與則是所復虛名而已朝廷必不甚惜人亦不以為重近日得之者固已衆矣臣

考之僉言以謂脩廢官耶則實無職事養人才耶則未加選擇反復不見其便至於給諫以上限年帶職尤所未諭且侍制學士以侍從顧問為職自祖宗以来極天下之選不為定員今不考治行不察流品幸而至給諫以上則計日而得之人才不同一槩除授臣恐自此員品猥衆無復澄汰其有行能高妙治最尤異者又將何以益之臣愚欲乞且依元豐官制施行或詔選臣僚講究本末别行裁定使名器增重人不虚授以稱朝廷勸

沮多士之意

御史中丞蘇轍上奏曰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凡有不及則百司怠廢墮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勑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

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内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愽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

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隳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

轍又上奏曰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此眞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

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

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争内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為政如此得為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為權侍郎盖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尚書但責侍郎亦自可了況侍郎既具而復權

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令後再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

轍又奏曰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屼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

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員闕畧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愊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閒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況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寃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

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昔先王自勤厥德夙夜不怠惟前代時若然後訓廸厥官而作周官立三公以論道分三孤以弘化公則爕理陰陽孤則寅亮天地皆所以成王道也道則一事則異故設六官各率其屬以象天地四時皆所以成王事也治則簡而嚴故冢宰為天教則詳而親故司徒為地禮和君親以體仁也故宗伯為春

政正上下以合禮也故司馬為夏刑主制殺以象義也故司寇為秋事主應變以藏知也故司空為冬上則天地陰陽日時之變中則君臣父子之常下則山林川澤土壤之化繁至於宮室器械飲食衣服之節微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性莫不有官以治之有職以辨之增一則有餘虧一則不足內外相屬小大相聯故能國體完具政無不大而阜成兆民者也自周之衰其制變於戰國而大壞於秦漢承秦之後獨用其故號其位無統其

事無聯至唐始為省寺臺監以分處百官使令宿業事事無曠問其名則以職對下其令則以官議司有常守位有定員唐之治績號為甚盛者其致然也謂之省有曰尚書有曰門下有曰中書尚書典領百官庶事所會決者也其屬則六其聯則二十四其位則各以其序知百官之功過然後與之以勲級勲級未足以勸賢也又加之以封命此三者未始不先選天下之材而用之也故攷課勲封之職則主之以吏部倉廩有所積然後為

權衡度量之制既為權衡度量則量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此三者皆出於戶口田賦之所入也故錢穀土地人民之職則主之以戶部先王之為禮未常不謹於賓主之際外則謹於賓主內則嚴於鬼神為之牢醴膳羞之數為之祠祭祀享之節三者皆禮之事也故賓客膳飲祠祭之職則主之以禮部戎器既有藏車馬既有備必周知天下土地之籍鎮戍烽候之遠近者皆兵之事也故武庫輿輦方域之聯則主之以兵部謹門關出入之

籍以防姦督財物期會之責以防僞以此防人猶有犯上違令者則戮辱隨之此三者皆刑之所治也故門關勾會禁隸之聯則主之以刑部津梁溝洫以時脩苑囿山澤以時取屯營之事以時耕此三者皆工徒之所興作也故水利虞衡田作之聯則主之以工部門下之治掌出納帝命而相禮儀者也中書之治掌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侍從顧問規諭諷諫之左右分更焉故記動史書其起居法度執大政則道揆者也參議表章草畫

制命之職在焉故記言史書其詔誥德音儒學皆有選也圖籍皆有藏也議法制沿革者其事小故屬之門下求賢才隱滯者其事大故屬之中書此三省之制也監則監其所守寺則法度之所出其事則同其主則異若禮樂飲膳宗室蕃夷之所掌圖籍天文學校服御之所司則又禮之別也宿衛工作僕御軍械則又兵之別也治水則工之別也此監寺之制也庶事既有別矣帝命既有掌矣大政既有議矣有守者付之監有法者付之

寺朝廷之治畧已具矣然而百官之所領萬事之所總必有責也故特置一職謂之宰相百官之罪惡朝會之儀典必有所糾也故特置一官謂之御史則内外各有所察也或不以一名其職唐之致其盛幾與古比隆者任官得其序而已國家設官分職一切用唐制或有職而非其官或有官而非其職或一職而治以數官或一官而兼以數職名分不正而已名分既不正則無能罔上之人盜名而自安喜功勇利之臣犯分而爭進今先

正其名分而各以所能任職則賢不肖之實易察而功罪之迹易知又何患官不得其人人不能行法者哉

侍御史王巖叟上疏曰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權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張釋之為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謝曰今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

乃許廷尉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論議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忽哉臣伏覩祖宗時審刑大理長官及其僚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義理者以為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寃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襗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憸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

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復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戾試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令後罷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時兩省正言官久闕嚴叟又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

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為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為治道已清而無事於此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則小人自消矣

諫議大夫王覿上奏曰臣聞利不百不變法凡法之所變非得已也使利害等均而徒有變更之勞則不待明智不惑之士而後知其不足為矣彼中才之憚煩者皆不為也況利少害多而可輕變成法哉臣竊見今年九

月九日朝旨節文内外馬事並隷太僕寺直達尚書省更不經由駕部車營致遠務鞍轡庫駝坊皮剥所養象所並專隷駕部臣竊謂此獨可以敗壞官制而未見為利之實也夫自李唐失政官制紊亂久矣聖朝祖宗以来初則有東征西討之憂既混一區宇之後方務休養元元故於脩完官制有所未暇也至神宗慨然憫之於是講求歷世之墜典造新一代之成憲正名百職建復六聯上下相維各有分守此真得唐虞三代建官之美

意也後世所當謹守而勿失今朝廷以馬政久廢而推行牧養之法固太僕駕部之職矣若使太僕仍舊隸駕部而共脩職事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害也使車營致遠等務不隸太僕而領於省曹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利也利害未分而徒使本末失叙官制復隳臣不知其可也且場務惡屬寺監寺監惡屬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者之常情顧朝廷處之如何耳伏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無以牧馬一事而輕壞官制追還九月九日朝旨別降

指揮施行

覲又上奏曰先朝造新官制於古義皆有按據若推行之際見其未盡乃當脩完何可無故廢壞臣伏見今年八月二十日勅節文高麗貢奉事節皆係管勾所檢勘依條格申所轄鴻臚寺其本寺不以事體大小皆不與奪勘會處分但騰申主客取候旨揮今後高麗夏國遇入貢應干排備所須之事並令管勾同文館所都亭西驛所逕申所屬曹部施行更不經由鴻臚寺臣竊謂鴻

臚寺不與奪處分誠為非是然若非省曹不稍假以權而致其不敢與奪即是鴻臚寺不任職也此皆罪在官吏乃非官制之過豈可因官吏之罪而廢省曹寺監上下相維之序哉夫番夷入貢合責辦鴻臚寺今奪而專之於省曹是省之辦事敏於寺也馬事措置合經由省曹者今析而擅之於太僕是寺之辦事敏於省曹也名實則同而緩急工拙之間何其異也故論者以謂均是省曹一則奪寺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所屬之寺事不得

預焉均是寺也一則併省曹之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本寺之事不得預焉果何義也若謂減去經歴之處然後事可以速集而無害則非獨鴻臚太僕而省曹寺監上下維持之序可存者少矣法度如此豈經遠之道惟聖慈詳酌

胡宗愈上疏曰臣檢會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今來内外官並許帶職食錢并理任外其餘恩數並依官制以前條貫又准五月三日聖旨指揮勘會秘

書省自有職事官其舊帶館職并令後除授校理以上職名並不供職臣愚竊謂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徳裕謂用寒士不如用公卿之世議者以為偏論臣乃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逺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裕之言未為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為校讐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

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
朝籍乃為秘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為直館直院直閣
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
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
高則為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又高則為省府推判官或
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選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
誹讀或為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為公
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

史册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闒茸者叨預於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為盛此實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熈寜執政務欲速援親黨假此為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恥之節靡有孑遺既無素養之才悉是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間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

閣邇行寢罷陛下即位以来柖賢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名試以充其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竊計議者必謂崇文院已改為秘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秘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大夫進取之階不惟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

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羣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廪䘏清讓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

人不乏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

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覩官制格尚書省總判六曹事務勘當若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封駮法行之初先帝特降詔書云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仍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尚書以下聽長官糾劾以聞當是時人循分守無敢僭紊元豐末以垂簾聽政令三省權同取旨今陛下獨攬乾綱躬臨庶政

孜孜究心以復先朝政事而三省者政事之本也尚未如官制格夫本既不正而齊其末是緩其所當先急其所當後也況先帝以三省分釐庶務其寓意豈徒然哉蓋欲上下相維以防偏蔽故也謂如尚書省勘當或未中理中書省取旨必有去取中書省取旨或有未當門下省必須封駮今三省長官既同取旨門下省屬官雖欲封駮終難其議以此遂失上下相維之道非立法本意也若謂門下中書省見今獨員難以專委即當選

任人才以補員闕安可以闕官而廢法哉伏願陛下留神先帝官制分釐之格詔書叮嚀之意斷自聖衷行之必果庶使政事之本立而良法美意得以推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不勝幸甚

劉涇上奏曰臣聞外重之勢莫如監司蓋其勢與朝廷相為低昂則屬材分憂可以無慎乎朝廷尚察嚴則此屬日夜淬汰喜為健人朝廷尚寬闊則此屬因緣苟偷勸為循吏方法新俗惡之初朝廷所以遇此屬者往往

旦從常僚暮擢權路不愛爵賞以與此屬開富貴之門而其間以法意人情自責任者皆是也方斯時論者固有躐等踰防之譏而朝廷藉此屬以枝梧四方者亦豈少哉法寖行矣俗寖變矣此屬亦遂廢以貌相誨無復常故蓋未有如此日之優也方法新俗惡之初將一天下而首尾之則喜健力惡孱弱以集成為急法既行俗既變則尤當謹守而挾持使無倦焉可也遂以健力者為豺狼之人厭之以近厚相煦濡可乎曩惟朝廷有憾

於百年者正以此屬無守法任事之人而志縻廩祿坐視塗炭力田已去不返之風波而作新焉曾未久也而已輒解體是使荏苒歲月復如前日而又復更張之也觀今之法謂之已行則緝翩之人尚多今之俗謂之已變則頑梗之害尚在奈何使此屬無故而罷休也且如去冬造簿法行此朝寺既稔講之矣其升降虛實固大事也而守令往往習為常程至有以前日手實中廢為驗者苟如此則臣深知此法未可以全成望郡縣也其

所由來監司以茍簡敗之爾前日上下之勢如束溼而
朝廷法令十有九不如意況如今日已放繩墨之後乎
借令文具然其縣大夫慵懦不力鄉書手之因仍為姦
以害齊民者已深矣此非獨臣憂臣所聞於老世務者
皆如臣憂無異也朝廷亦豈惜片言之戒為監司之勸
沮乎非特此也其於法令之間見如不見聞如不聞按
部未再三則以勞苦為辭在官未滿歲則以久淹為歎
者皆是也郡縣亦曰某監司接人無苛禮某監司臨事

有大體皆姑息因循之實也然亦朝廷有以致之耳或曰造新法用新進如前所升拔是也守新法用舊人如此日用蔡彥輔高東孔宗翰林積趙約之類是也朝廷之行往往與世俗之疑合則亦何恠乎監司之不勸爲近厚以致於苟簡而無畏哉此最當今急務不可緩圖者顧陛下爽士氣竭蹶之時爲一鼓焉如曰天下無事何用使此屬擾擾哉此非臣所敢知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六十一